

年度最佳轻哥特暗黑心理悬疑小说
黑暗世界不再孕育邪恶 爱和苏醒，你更爱哪个？

The Castle 地下城堡

施绣邑◎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The Castle

地下城堡

施绣邑◎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下城堡 / 施绣邑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190-2447-5

I. ①地… II. ①施…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20784号

地下城堡

作 者: 施绣邑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陈宝光

责任编辑: 刘 旭

封面设计: 邢海燕

复 审 人: 王 军

责任校对: 傅泉泽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100125

电 话: 010-85923043 (咨询) 85923000 (编务) 85923020 (邮购)

传 真: 010-85923000 (总编室), 010-85923020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lus.cn>

E-mail: clap@clapnet.cn liux@clapnet.cn

印 刷: 北京联兴华印刷厂

装 订: 北京联兴华印刷厂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10千字

印张: 13.25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2447-5

定 价: 28.5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Prologue 序章

每个人的内心都跨越两个世界，没人知道它们的命名、由来、存在的意义，甚至于他们自己。灵魂，黑暗中匆匆忙忙地赶着路，在另外一个世界中蠕动作祟。

我时常梦见，我的四周荒芜幽暗，杂草丛生。我沿着诡谲蜿蜒的道路缓缓迈脚步，在黑暗空旷的最深处，隐隐地矗立着一排排参差错落的斑驳墓碑。手捧滴着鲜血的玫瑰拖着长长的柔软的黑纱，我感受到连绵阴雨过后的黏腻潮湿，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静谧腐朽的气息。我的肌肤格外阴翳冰冷，我的身体在月光下轻薄明亮泛着光晕，近乎透明！但却因兴奋狂喜而不住地轻轻发抖。

那片黑暗里，无人存活却始终如风吼般吟唱不休的地带里，我看到此刻距离那片墓地后伫立的那个高大修长的身影越来越近，周围的空间都在无限地缩减，扭曲重叠，四周却变得越发潮湿黑暗，如同深洞般存在的诡秘黑暗。

站在那里一语不发的，那个人，他是谁？

我拖着极长的黑色裙摆焦急地走向前方，身后随风飘起的轻纱仿佛渐渐融入月色般轻盈飘荡。可每当我想要看到他的样子，明明觉得自己已经快要碰触到那里，那如同古老的相片一样的诡秘景致，就像是面对着另外一个时空的召唤，我和他之间的距离，便变得越来越遥远，直到他的背影从我面前消失，慢慢变得透明，直至这片立满石碑的墓地也都不见了踪迹，一切最终回归黑暗。视线，回归真实的黑暗。

我知道，人越是努力说服自己要忽略要遗忘的事情往往越是容易扎根在心底，它在不经意间经常能够得到灌溉，随着时间的增长渐渐地破土而出，得物依附，伺机生长。它乐于吸收所有的不安，所有的恐惧。它就像是一条长满丑陋脓包的毒虫，吞吐着满是粘液的猩红色的细舌，在你脆弱不堪痛苦绝望的时候招摇出现，一口一口，一点一滴，撕裂一般地占据你的灵魂，将你也慢慢吞噬。那种寂静撕咬的痛苦，比那无法轻易讲述的事情本身，





更让人感到绝望难过，更加悲哀惨痛声嘶力竭。

没有人会觉得那种重症的灵魂露出的微笑是上帝之光，那是因为他们无缘看到真正的罪恶。那微笑确实是绝美的，不能够带有一丝希望，解脱式的完美的生命的展现。可明明都已经一土一砾将其活埋在心底，又为何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让它重见天日？或许它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时间就这样变成了一堵无边无际空虚孤寂的墙，变成了一张苍茫天地间疏而不漏的网。

乌云遮蔽了窗外原本晴朗的天空，卷走了孤傲残破的彩虹。就在那个梦醒之后的短暂时光里，我抬头可见的宇宙空间仿佛转换了方向，是谁点亮了命星？在那只有我能够看得到的景致里，我周身的所有一切都在急速旋转跳跃着，就连星空也变得奇妙，那是如幻境一般不可思议的缥缈夜空。

可终有一天，这一切也都会化作灰烬，终有一天，我面前的窗棂会变得破旧不堪，上面定将会爬满尸虫，那些恶心丑陋的虫子被腐烂殆尽的我所吸引，它们不需要任何美妙的音乐，自由地在我身上轻盈舞蹈，自成快乐安和的曲调节奏，享用极致奢华的完美晚餐。

可在我眼里，白鸽和秃鹫都只是鸟而已。年华也是，不过是用生命在做幌子，假装浪费了宇宙中永恒的时间而已。我们，只是祭品。鲜血流淌而尽，肌肤慢慢腐化，喉咙再也发不出声音，灵魂，却到处奔波流浪，再也辨不出方向。

我知道真相，真相就在我的脑中冰封存档，伺机盛开蔓延群芳怒放。时间明明，每一刻都在不经意间流走，又是谁在这里，就是这里，我的头颅里，轻轻地敲击着我的记忆？

我并不想倾诉给别人，看不见我灵魂所在的所有人。有些过去，直到我的最后一个细胞阵亡，我也永远不愿意开口讲述。

我站在空旷的墓地，面朝着那些所谓亡灵的镌刻铭文的石碑，我看向那张照片。那是他的样子，他英气俊逸的眉，他深情凝望着我的双眼和轻启的微薄性感的嘴唇。他已经再对我说不出一个字，可他的轮廓却依旧令我如疯狂般地痴迷。

我的眼前，这个世界，他的一切都停放在了这里。

他的一切。姓氏，生辰，铭文和我。

是的，那是我的一切，也是她的一切。

可是每个人的灵魂不是明明可以跨越两个世界，只是没有人能够知晓它们的命名，由来，和存在的意义，包括他们自己？

我开始莫名地兴奋狂喜，眼角没有一滴眼泪。

CONTENTS

目录

序章	I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10
第三章	018
第四章	028
第五章	037
第六章	044
第七章	047
第八章	051
第九章	066
第十章	072
第十一章	090
第十二章	098
第十三章	102
第十四章	116
第十五章	123
第十六章	130
番外—櫻戟篇	141
第十七章	161
第十八章	168
第十九章	174
故事的第一个结局	185
第二种结局	196

Chapter 1

第一章

“梁医生，有人找。”

美丽端庄的护士小姐边说着边将我指引进了一个环境清幽的房间。她退到我的身后，轻轻关上了门，便独自离开了。

这里有一股香气，是我一时间形容不上来的，奇妙的味道。

我喉咙打转，生硬地咽下了口水。

“您好。”

我礼貌地向房间正中，坐在转椅上的那个男人问着好。

我方才并没有注意到，从进门的那一刻，他就在偷偷地注视着我，是，偷偷。他轻轻抬起头，对我露出极尽亲切的微笑。

“嗯，你好，有什么问题困扰你呢？”

面前那个英俊的男人真诚地看着我。嗯，他看起来确实是温和而亲切的，这让我觉得他或许是一个难得的值得信赖的人。

“我，我老是会做很奇怪的梦，嗯，大概意思都差不多的，几乎就是意境相同的一个梦！这事情已经发生过太多次，时间也持续了很久了。我不知道那些梦意味着什么，但我真的很想知道梦里的那个人，他是谁。医生啊，你要知道，那是一个气氛让人感到有些阴森的梦。是的，真的是阴森森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却留恋上了那里！我平时不敢对任何人这样说的，这，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办了。医生，我，是生病了吗？”

我越往下说就越发激动，我的语速很快。总觉得面前的这个人，他是可以帮助我的，我是说或许可以，就算只是一丝的希望，也可以让我离他更近一些，只要再近一点，我就能够碰得到他。或许我能够让他回过头，或许我可以看到他的脸！

“咳，如果不介意的话，你要尽可能完整地告诉我好吗？呃，关于，那个你所诉说的梦境。或许，只有你愿意毫无保留地讲出来，我才能够想到方法帮助你。可问题是，其实你，并不愿意这样做，你只是有离真相更进一步的想法而已，但你不愿告诉我，你很矛盾，你在犹豫到底应不应该





相信我，对吗？”

他说梦境？

从他的口中听到这两个字时，我感到一阵强烈的眩晕。我看着他熟悉又陌生的脸怔住了，我没有办法回答他，此刻我的脑中已然一片空白，只是觉得自己似乎是走错了地方吧。

怎么会来这里呢？我的面前是个心理医生，他只会把我当做病人的，他一定把所有人都当成了病人。就算他接下来要讲一大堆的道理，给我开很多昂贵的药，他只是把我当做了病人，他不会相信我说的话。

我不该来这里的。

我起身便推开这房间的门逃了出去。

这是在做什么呢，心理咨询室？我回过头看了一眼门牌上面的那几个醒目的金色的字，嘲笑了自己。

可是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一个梦而已，只是无故地重复了几遍，怎么可能就是生病了呢？是我太过紧张了吧。

“可是，多少次了，你来到这里，这已经是多少次了，你怎么还是在逃避，我到底应该要做什么才能够帮助你呢？告诉我啊，伊木。”

医生默默地用双手撑着自己酸痛的太阳穴，看向我离开的方向，脸上浮现出了艰难挣扎的表情。

我们所生活着的世界，是一个神奇的地域。当它被清晨新生的太阳光亮笼罩的时候，它会赋予所有人新的灵魂，或许你并未察觉，但那是上帝引以为傲的杰作，它让一切都从沉睡中焕然一新；当它被夜晚月亮清冷的光亮覆盖着的时候，它会安抚那些飘荡了一整天的疲惫灵魂，让它们暂时忘却，暂停安歇，享受宇宙中的静谧。它或许时常充满着饥饿、痛苦和深沉的怨念，但同时，也存在着许许多多无法预知的美好，就像，奇迹和梦境。

我的窗帘她总是悠悠地晃动，她的身姿融入温和的阳光，轻轻摇曳着，犹如姿态优雅的芭蕾舞者，轻轻踮起脚尖在柔和的光晕下翩翩起舞。

我感觉得到，就算闭着眼睛也能感觉得到自然的光亮，那种意识恍惚的忽明忽暗的感觉，却暗自充满着一种生命的魔力。

时间到了。

生物钟是什么？是自然的规律，是活着的证据。活着的，必将战胜没有灵魂的，所以我的身体比闹钟先醒也是常事。我从未觉得，这样自然地醒来，不过就只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小事而已，因为每每当我在医院中路过重症病房，我会看到那些因为疾病而痛苦挣扎，却依旧渴望明天到来的

人们，他们不愿意轻言放弃，乞求着上帝延长自己残败的生命。明天或许真的会很遥远，远不止一场梦，或许这条路早已经铺到了下一个时空。

有太多的人，每天换上了新的灵魂，却依旧接受着昨日未完成的使命，在可选择范围选择，从未问过自己的灵魂，从未想过那个所谓的范围也明明是可以选择可以创造的啊，也无奈于问过自己，我要的是什么。可时间，就这样从他们的生命中匆匆流逝犹如白驹过隙。

我想要知道的事情是，被认定依存于世界生长的，我们在心底崇敬膜拜甚至当自身都已确变时，那依旧不敢去触碰的东西，真的是爱吗？

然而，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和所有人一样，接受义务教育，接受学校组织的疫苗接种，接过食堂阿姨递过来的多菜少肉的餐盘的再普通不过的大学生而已。这个身份，就如同失去双亲的可怜虫，如同别人口中的孤傲不合群的孩子，这些我的其他的“身份”一样真实存在，不知是否因为早已习惯，我对此已经没有任何的想法。

对我来说，世间一切都已经变得很平淡，像白雪覆盖城市后世界过分的平淡，平淡得不值得一提，就连同我自己在内，都像是浮虫一样的存在。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个世界几乎所有人的生命轨迹都是一样的啊，我们一生的时间因为要跟别人相同，要追赶伟大的前人的脚步，却已经被夺走了大半。

我选择了一间很普通的大学，这里的学生，或许不会挑灯夜读，但也不会不学无术，是非常安静平和的氛围，那是我中意它的原因。这座城市，却是作为我的监护人而一直陪伴着我的，我的亲姑姑亲自为我挑选的城市。

“伊木！这边啊。”

“哦，知道了姑姑。”

出于对新家的好奇，第一次来到这里总会左顾右盼一番，却差点跟丢了姑姑的脚步。

姑姑为我租下了这一处房子，作为我们的新家。这里距离学校是有一段路程的，但幸而还不算是太过遥远。环境僻静清幽，很适合我们姑侄居住。

可是，在那之后的某一天清晨，我醒来时薄雾还未散去，姑姑竟扔下了钱和一封手写的书信，还有我，离开了，到我所不知道的某个地方。

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或许为了完成某个夙愿吧，或许是为了寻找岁月的宝藏吧。

可是就这样，我最后的，唯一的亲人，也从我本就破败凋零的生活中消失掉了。

“姑姑！姑姑！”

“姑姑。”

附近到处都找不到她，我看到那张写着要我照顾好自已的信纸，那里满是熟悉的字迹，我拿起它飞快地跑到外面的世界。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所有她曾去到过的地方，所有我能够想到的蛛丝马迹，都没有能够帮助我找到她。

她真的彻底消失在了我的生活中，这样突然地，这样不着边际地，离开了我。

从此我的生活中只剩下我自己。

是啊，监护人的职责不是永远爱你啊，只要我到了这个年纪，姑姑的任务就完成了不是吗？可是，真的就忍心这样离开我，这样突然地，让我变成真正孤独的人吗？

姑姑，这是你早就计划好的事情吗？像我的爸爸妈妈一样，离开我吗？

所以，我该怪的是时间，它将一切带离我的身边，使我变成了孑然一身的可怜虫。

我很怕黑啊！我会害怕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丑陋的小虫子，会害怕一个人啊！可再次遭遇这些的时候，失去了所有依赖的我也只能够静静地躲在角落里哭泣，哭累了挺过来了就回到原位，继续做那些没有做完的事情。

时间，一天一天改变着我们，你尚未察觉的时候，它就已将许多奇怪的东西塞进了你的生活中，你必须承受，你没得选择。我的生活，一个人的生活，就这样经过了三年多。我已经很少哭泣，已经不再害怕那些回过头来看很可笑的幼稚屏障，那些黑暗，小虫子，还有一个人。

我叼着牙刷对着面前复古雕花的木框镜子反反复复地刷着我不那么整齐的两排牙齿，镜子里的我，头发已经这么长了，弯弯曲曲像是海草或是什么别的藤蔓一样的植物呢。

所以时间，你是什么时候偷偷地快进了这么一大段呢，什么时候它改变了我的样子，什么时候我的生活也彻底变了样。

这应该是我在这间大学的最后一个夏天了，我并没有过多的不舍，反之，却是非常地期待。

我站在学校的大门口，静静端详着面前这座根本不那么庄严的学校，它的建筑甚至没有什么风格可言吧，可在身边陆续经过的这些同学们，他们的朝气蓬勃和时而温和的笑脸却为这座校园增添了生命的力量，像是，出生的向阳花。

“嘿！你这是愣什么神呢？”

说这话的，是我唯一的朋友，林梓叶。

我们从初中的时候开始就在一起读书，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记得那是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老师对所有同学介绍她。

“林梓叶同学，以后就是我们的班长了！”

“可是老师，她是新生耶！为什么她刚来就可以做班长啊？”

“人家从幼儿园开始就是最优秀的同学了哦，大家以后要跟她做朋友，要好好和她相处哦。”

“哇！最优秀？真的吗？好厉害哦！”

站在老师身后的那个女孩听完那段自己的新生介绍之后，慢慢探出头来。她扎着高高的马尾，站在讲台上睁着大大的眼睛环顾座位上的同学们，她没有害羞没有胆怯，眼神中却只是带着新生应有的好奇和一种骨子里莫名的坚强，以及，常人无法察觉到的一丝抵触。

我并不敢主动跟她讲话。

老师说过，亲近优秀的人可以潜移默化地帮助自己提升素质，但那绝不是我的习惯。我尽量合群，但不会人云亦云，我不会轻易让一个人走进自己的内心，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只是因为害怕最后注定的失去。

林梓叶的身边，却包围着很多很多看起来很是要好的男孩女孩们，她的笑容明朗的就像那年夏天城外清新娇嫩的向日葵，金黄的一片，向着太阳，盛开的美丽自信又格外灵动清新，微风拂过，轻轻摇曳着笑脸。

好像她总是很开心，有她的角落就很热闹呢。可我并不喜欢所谓的热闹啊，但出奇的并不反感她散发出的，那种令人感到丝丝温暖的光芒，可那光芒总觉得遥远呢，总觉得与我并不相关呢。

所以那时我觉得我们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这样遥远的距离，要怎么样才能成为要好的朋友呢？

直到有一天，我一如既往地选择性地完成自己认为重要的功课，所以在未交作业名单上面出现我的名字时，所有人都并不会感到惊讶。可奇怪的是，我们最优秀的班长林梓叶同学的名字竟也出现在了那里。

所以就是那天，我想我才真正了解她。

这个叫做林梓叶的女孩，其实并不是我所看到的那样，是被金光闪闪的外壳所包围的幸福女孩，她甚至和我很像呢。

那个时候姑姑还没有离开，也没有因为我的报案而被警方定性为失踪。她在我的身边，在我的生活中，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也让我拥有了些许

幸福的亲情补给。嗯，就像那个我再也不敢去想的，姑姑和我的家一样。

和林梓叶，我们两个人因为被很多老师认定为是成绩优秀的孩子，所以老师还是很认真负责地，准备想要找到我们的家长来学校谈谈话。

姑姑接到电话就急急忙忙地赶到了学校等待问讯，可当班主任问到林梓叶的时候，她却低下了头迟迟没有办法回答，她双手紧握，攥成了坚实的小拳头。

是啊，这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林梓叶同我一样，家人都已经不在身边了。可唯一不同的是，我有姑姑啊，她却只有一份不多不少只能够支持她凑合过活的遗产。

那日之后，我便对她无端地生出了一些不一样的感情。我觉得好像自己是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了“同类”，我将自己的心情化作了书信的形式偷偷交给了她，不久她就回复了我，从此我们便经常以这种方式相互交流沟通，就这样慢慢地成了好朋友。

原来，我们有很多的共同话题可以聊，节日的时候，我们会像亲人一样，互送代表祝福心意的礼物。我们经常手牵着手到学校对面的时尚饮品店为对方买冷饮，这些女孩子会为好朋友做的小事情渐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时间过去了很久，她竟成为我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真正最在意的朋友，我愿意将她谱进我残破敏感毫无生趣的生命中，因为她就将是唯一的色彩，是她使得我平淡无奇的生活多了一丝温暖，添了一点温度。

她的性格就是这样，正如我第一眼见到她时那般。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如同置身藏宝图般的强烈好奇，身世如我却依旧坚强微笑开朗乐观，但有时也会像我一样地对待他人，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抵触，矛盾又自私。

她其实很容易发脾气，对我更是毫不手软，但我就觉得她这个样子真的很可爱，她的直白让我们的相处没有隔阂，我真庆幸我做了那样的决定，和梓叶成了好朋友。

一直到高中，一直到现在，我们按照我们拟好的约定考上了同一间大学，关于这份友谊的所有音符，都还在完整地活泼地跳跃着，生活中的一切，风平浪静。

我的心底出现了一个愿望，我希望这份友谊可以长存，这种感情永远不会改变。这恐怕是除了我希望爸爸妈妈回到我身边之外的唯一一个愿望了吧。

“没，没事。”

每次说话之前，都会发现自己好久没有开口讲话，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算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了吧。

我的声带不听使唤地卡住了，我只好吞了吞口水使其能够正常地运作。

“给你。”她递给我一个包装精美的棒棒糖。

“这个里面可是有名堂的哦，能够吃到最里面那一层的话，就能够吹出奇异的彩色泡泡呢。虽然这只是小恩小惠啦，但我知道你什么都会帮我的对不对伊木？”林梓叶嘟嘴卖萌小可怜的样子绝对是她的绝杀技，她当然知道我会帮她的。

“梓叶你又要逃课吗？你这几天都干嘛去了，为什么总是要逃课呢？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是啊。最近的她总是以各种理由要我帮助她逃过学校的点名呢，可她又不告诉我这些时间都是要去哪里，我的心里难免会有些担心她。

“呃，那个，就是我在外面做了兼职，所以肯定是需要时间的嘛，伊木你不要问了，反正不会有事啦。”

她的神情明明是有些手足无措，我断定她是有些慌张的。

可是我，还是“哦”了一声便答应下来了，尽管那是我不拿手的事情。

做零工？是什么样的零工？

不，我在乱想什么怀疑什么啊，她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应该要相信她支持她的，她的要求，我也都会答应的。

所以公共课点名的时候，我会代替她回答“到”。

“林梓叶！”

“到！”

“温伊木！”

“到！”

可我拙劣的演技连自己都没有骗过，同系的同学却都已经开始炸锅似的笑起来，原谅我真的是不专业。

结果是又被老师发现替她签到，惩罚是全校内通报批评以及罚抄学校教育管理制度20遍。但终于换下了我们两个都不被扣分，我认为这是值得的，乐观地想要窃喜。

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梓叶一直背着的那个干净的浅蓝色的布包也变成了时下流行的精致的小皮包，包里不再放着矿泉水和小说，而是变成了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小瓶瓶罐罐。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她的脸上开始涂抹上了各种各样的化妆品，她换掉了长长的棉布裙改穿超短裙，我们聊天的话题也强制性地从遥远的课堂学习变成了我并不感兴趣的各



各样学校内外有名的男孩女孩们。她确实开始变得时髦起来，而与时俱进的我却还没有来得及习惯这些。

可是我相信这些东西，改变不了她那样纯净单纯的个性，善良美丽又孤单的心灵，她还是她啊，对于我，早已是亲人一般的存在。

藤蔓是简单的生物，不管它在怎样阴暗晦涩的环境中走的如何蜿蜒艰辛，它不过只是在生长，它的目的就只是想要生长而已啊！所以，那样蜿蜒的曲折，也不过只是再普通不过的生活方式罢了。

我想我要故意遗忘掉那件事情。三天前的一天下午，我在放学后回家的路上远远地看到了梓叶，她穿着白色的连衣短裙靠在一个陌生男人的肩膀上，她满脸幸福。那个男人一只手抚摸着她的头，另外一只手却在慢慢下移，可是梓叶，却是任由他的手在自己的身体上随处游走。我的脑袋瞬间停止了一切运作，身体僵在了原地。

梓叶原来是交了男朋友的？可如果是作为男朋友，那么那个人的年纪也太……如果真的只是男朋友，她怎么可能不会告诉我呢？

我不想因为心底狭隘片面的猜疑而丧失了对梓叶，对这件事情的基本判别能力。什么事情不对劲，一定哪里不对，我不能把这件事情记在心里，它出现的有些突然，像是我觉得梓叶的年纪还不能够去判别一个男孩，还是自私地不希望我的梓叶被任何其他的人抢走呢？

是啊，我自我调节自欺欺人，可我真的不敢承认，因为她明明是我最好的朋友啊，这世上，最亲密的人啊！

“你听说了吗？A班的，那个叫什么叶的已经不纯洁了哦。”

“她应该早就不是了吧，听说她都换了好几个男朋友了啊。”

“还有几个男生，说她的那方面很厉害呢。哈哈，那种茶水婊真是丢了我们系的脸啊。”

“什么嘛，简直就是不要脸啊，她都没有人管教的吗？哎，这种女生真是让人感到恶心，啧啧啧。”

“哎，哎，不要说了，坐在那边那个好像就是她的闺蜜耶。”

“闺蜜？所以我说就是物以类聚啦，那个应该也不是什么好女孩。”

那些女生自从一进这间教室，她们聚在一起时，那些七嘴八舌的肮脏内容，我早就听到了，听得很清楚，也听得好刺耳。

我无奈地放下手中的课本，缓缓走向那些刚刚围在一起议论的女生。

我鼓起了勇气夺下了她们手中假装正在温习的课本，带着愤怒的情绪。

“没错，同学你好。我就是你们口中林梓叶同学的那个闺蜜。”我还



是强装很冷静很礼貌地向她们打了招呼，也只是想让她们的知道自己已经完全听到了她们议论的内容，因为这毕竟是不光明的小人的行为啊。

“不过你们刚刚说的那些话最好不要再让我听到第二次，要不然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我故意表现得强硬和不可亲近，甚至是有些咬牙切齿。尽管说这话的时候，我的身体都在由于胆怯紧张而轻轻发抖，我想她们不会察觉。但如果真的那样，让我再次听到她们在背后说梓叶的坏话，我相信我一定会照做。

因为我所认识的林梓叶，她绝不会是她们口中的那种女孩，不会的！是那些同学在造谣而已。

可在那之后，我就真的再不敢那样硬气地和碎碎念的同学们对峙了。我无法面对振振有词的，一次又一次让我无法反驳的态度，就像我无法面对真实的时间。

我知道不应该因为别人的话而怀疑她，但她是否真的被这邪恶的时间改变了。她好久都没有再找过我，她好久都没有到学校来上课了呢，我有好久没有吃到过从她手里接过的各种各样的包装漂亮奇特的零食了。

是啊，真的好久了。

学校里关于她的流言蜚语倒也少了，青春这碗要趁热来吃的饭，让大家很快又能够找到新的话题新的八卦来聊了。

今年的夏天格外得闷热，可我还是一如既往地穿着姑姑失踪之前为我买的那条布料柔软的长裙子。窗台上那盆不知道该叫做什么的植物，原来是那样笔直的，可现在也弯曲了，扭扭曲曲的不知想要生长到什么地方去看看呢，作为主人的我却只得提着小水壶默默地为它浇水，加油助威。

我是懒惰的，自认为没有时间去照料我长长的头发，没有时间去逛街买些漂亮的衣服，所以就算你说我朴素或者特别都好，我不想被时间改变。

我也不希望你被改变啊！

虽然在她们眼里，我们没有亲人依恃这一点是与她们不同的，虽然有人说我们这样的孩子变坏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可是你曾比她们优秀一百倍啊！梓叶，不要被这世界改变，不要被时间改变，好吗？



Chapter 2 第二章

铃铃铃铃。

我被这长时间搁置的手机突如其来的声音给吓到了，不知道现在这个时候，谁还会打电话给我呢。我有些战战兢兢，但还是接通了电话。

“出来吧宅女，我想你了。”

原来是林梓叶。

这个死丫头跑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她什么都不愿意告诉我呢，我们不是最要好的朋友吗，在她的心里我真的那样不值得她信任吗？但有些话我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口，就被林梓叶同学巧妙地岔开了这个忧伤的话题。

可她告诉我说，她交了一个朋友，是一个男生，他们的关系很好啊，所以想要让我也看看，介绍我们也认识，说起多一个朋友多好啊种种的话。

可能她还没有能够察觉吧，这是我们相识这么多年以来，她准备介绍给我的唯一的另一个“朋友”，我知道那个人一定是已经达到了甚至超越了我在她心中的地位吧。

可我还是应该要为梓叶开心。

这样也很好，不是吗？

我们约定在学校附近的一家非常有情调的咖啡馆里面碰面，我梳洗了一下就匆忙赶到，而林梓叶和那个男孩却仿佛是已经到了很久的样子，他们两个人坐在一起，我就坐在他们的对面。虽然这让我很不习惯，因为突然多了一个人，在只有我和梓叶的过去里，那个位置，是明明没有别人的，距离梓叶最近的，也只有我而已。

已经坐定的梓叶看到我四处张望地走了进来，非常开心，待我找到他们并且也坐定之后，又将桌子上的那盘已经有些融化了的酸奶酪推到我的面前，她还是没有忘记我最爱的小食，我暗自开心。

“伊木，这是森北。”她目光流转，用手轻拍着那个叫做森北的男生的肩膀，然后又抬头用一种笃定的幸福的眼神看着我。

我顺着她的方向看去，这个叫做森北的男生只是嘴里叼着吸管，低头

看着手里正握着的奶茶杯，几次不经意地晃了一下脑袋，侧视着我。他的头发的造型和颜色也很难准确地形容，反正扑面而来的应该就是一种青春洋溢的气息，这让我觉得，坐在这两个人的面前，仿佛自己像是他们的家长一样，相隔不知道有多少道沟壑。

但这男生的眼睛却真的异常明亮，这与他有些玩世不恭的气质显得格格不入。他明明有些羞涩，但却用不屑和无奈掩饰着自己，这样的情绪在我看来，有些稚嫩，有些简单，但同时也有种别具一格的孩子般的可爱。

“森北，这是我经常跟你提起的温伊木，我最好的朋友，我唯一的闺蜜。”

梓叶眼睛里闪现着光芒，就好像在她看来这样简单介绍的一刻是彼此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刻。这样环境清幽的咖啡厅，拉着绵绵的小提琴音让我有种快要入眠的荒唐感觉，灯光映在眼前这两个人的脸上，让我恍惚认作是教堂里牵手迎面走来的一对甜蜜新人。只有我正襟端坐，他们却兀自窸窣窸窣，那是第一次让我感到和林梓叶的距离只因为森北这个男生而越渐遥远。

自从这次咖啡厅的见面之后，林梓叶对于我和森北的感情形成了无形的胶水，粘着自己，粘着我们，所以我们三个不管做什么几乎总是要在一起，吃饭，打电动，唱歌，喝咖啡，几乎每时每刻都绑在一起，笑笑闹闹。所以因为这些，这个夏天在这所学校中最后的几节课我也无可奈何地必须选择了逃课，而当事人却觉得这是理所当然，并且格外开心。尽管逃课的过程并不顺利，尽管也因此遭受了惩罚。

这天下午，我一如既往地敲开了林梓叶家的门，林梓叶睡眼惺忪地看着我，带我进到房间里。可我却在不经意间看到了房间里的森北，他看到我后半裸着上身从卧室逃到了浴室。过了很久，他才面色尴尬地走了出来。森北看到了我似乎很紧张，急忙解释说是家里钥匙忘了带，所以暂住在梓叶家里，我当时并没有多想什么，只是“哦”了一声。

可是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真的太过敏感，这之后我总是觉得森北和梓叶之间，不只是单纯的朋友关系这么简单。可如果是恋人，就干脆告诉我不是很好吗？我实在是有些想不通。

森北？那是森北吗？

这天，我从兼职的地方下了班已经有些晚了，在路过一条回家路上必经的巷子的时候，我看到森北貌似醉醺醺的，怀里还搂着一个穿着暴露的女人，他们看上去很是亲密。

我没有出声，只是躲在一旁偷偷地看着他们。森北对那个女人上下其